

失落的 墨水

被遗忘但却依然重要的
书写艺术

The Missing Ink

【英】菲利普·亨舍 —— 著 黄瑶 —— 译

*The Lost Art of
Handwriting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你对未来的焦虑来自过去的那一天
在那一天
墨水在你的生命中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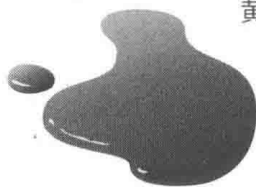
失落的墨水

被遗忘但却依然重要的书写艺术

THE MISSING INK
The Lost Art of Handwriting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英】菲利普·亨舍 —— 著

黄瑶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落的墨水：被遗忘但却依然重要的书写艺术 /
(英) 菲利普·亨舍著；黄瑶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220-10911-9

I. ①失… II. ①菲…②黄… III. ①书法学 IV.
① J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144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1-2018-370

First published 2012 by Macmillan an imprint of
Pan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失落的墨水：

被遗忘但却依然重要的书写艺术

SHILUO DE MOSHUI

BEI YIWANG DAN QUE YIRAN ZHONGYAO DE SHUXIE YISHU

[英] 菲利普·亨舍 著 黄瑶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段瑞清 章涛
张科
戴雨虹
林泉 袁晓红
李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自贡市华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146mm × 210mm
9.75
157 千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911-9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内容简介

提笔写字的单纯快乐是几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技巧，是一种彼此之间互相了解的方式，但这种技巧和方式正在慢慢消失。本书讲述的正是这种几乎要遗失的艺术，讲述了那些塑造书写、塑造历史的人物；讲述了诸如墨水瓶、钢笔等书写工具；讲述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写作风格对于学习、行为和交流的影响；讲述了笔迹风格与内在的自我之间隐秘的关联。

作者简介

菲利普·亨舍（Philip Hensher），1965年生于南伦敦，《独立报》《星期日邮报》《旁观者报》撰稿人，出版有《厨房毒液》（获毛姆奖）、《北方的宽厚》（入围布克奖最终决选名单）等多部作品。

For Pa

致爸爸

目 录

1. 见证者.....	1
2. 引言	3
3. 我的字无可厚非，只是需要雇个懂它之人	19
4. 书写的历史，从字符串说起	36
5. 我的字什么样？	39
6. 见证者.....	45
7. 源自台球厅，铜版印刷体的礼仪	51
8. 维尔·福斯特和A. N. 帕尔默	78

9. 狄更斯	90
10. 印刷字体、手写印刷体和一笔一画的正体字	102
11. 有关书写的一个问题	111
12. 见证者	125
13. 希特勒的笔迹	129
14. 让男孩们为死亡做好准备：斜体字的发明	135
15. 见证者	153
16. 墨水	158
17. 见证者	167
18. 钢笔	171
19. 玛丽恩·理查德森	182

20. 读懂你的心.....	194
21. 见证者.....	204
22. 热爱生活.....	207
23. 读不懂：普鲁斯特.....	230
24. 跪求工作，西格蒙德.....	243
25. 见证者.....	249
26. 圆珠笔：用还是不用？.....	252
27. 见证者.....	268
28. 我的斜体字噩梦.....	274
29. 怎么办？.....	290

“不，我没有学过书法。好吧，我想，在每堂课上通过字母学过一些。就书法本身而言，没有学过。我已经70岁了——我不知道自己有多老。我记不住了。我的笔迹很清晰。你可以说，比你爸爸的强多了。我的字没有太多的风格。最重要的是让别人看得懂你写的字。”

“我的大姐是个左撇子，所以看她写字总是很别扭。我不记得我妹妹的笔迹是什么样的了。她去世已经30年了。我父亲的笔迹很难辨认，字母没什

么形状。我母亲的笔迹竖直、圆润，和我的有点儿像，我猜。”

“我在伍尔弗汉普顿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做的是库存管理。做这一行靠的就是让别人能够看得懂你写的字，因为把订单发出去的人是他们，所以保存记录的人是我。那时候，一切还不是通过电脑来操作的。我们会用到许多彩色的小贴纸——红色的代表再订购，还有绿色的，数量很多。库存管理方面的上司人很好。他们夫妇生不了孩子，所以领养了一个小姑娘。我过去还时常去替他们看孩子。”

采访者：“那时你多大来着，17岁？”

“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想要让我去看孩子——那是苏伊士运河危机^①爆发的那一年。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开车的。因为在危机期间，你是可以获准在身旁无人的情况下开车的。所以说，如果你惹上了麻烦，就必须自己去摆脱它。我记得我父亲站在窗边，看着我在车道上倒车。我径直撞上了门柱。砰。”

【笑声。】

M·H，退休图书馆馆员，75岁

① 译者注：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10月29日—11月7日），即第二次中东战争，是英法为夺得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的军事行动。

大约6个月以前，我意识到自己对一位好朋友的笔迹长什么样子一无所知。我与他相识已逾十载，可不知为何，我们从未用手写便条进行过交流。他曾给我留过口信，发过电邮与大量的短信，可我觉得自己从未收到过他亲笔书写的一封信、一张度假明信片，抑或是被塞进我的信箱、能够唤起我回忆的某种东西。我不知道他的笔迹是齐整的还是潦草的，是倾斜的还是笔直的，是斜体的还是圆体的，是优雅的还是粗鄙的。

奇怪之处就在于此。我以前从未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且这样的想法为何会突然闯入我的脑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缘由。我们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几乎注意不到我们已经再也不需要写字了。

这本书创作于书写似乎就要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销声匿迹之际。除了用笔在纸上书写这一习惯之外，还有什么即将失传呢？正如我们一直所理解的那样，我们的一部分人性会不会也随之消失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回顾了用笔在纸上书写所涉及的几个方面。我打算谈一谈关注书法教学、尤擅某种字体的先驱：19世纪的美国人普莱特·罗杰斯·斯宾塞、A.N.帕尔默以及他们共同的铜版印刷字体；省时省力的“公务员”字体发明者、英国人维尔·福斯特；还有优雅斜体字风格的20世纪复兴者、坚定支持艺术与书法要以孩子为中心、转变了20世纪30年代书法研究的玛丽恩·理查德森。本书也会讨论到书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还会谈及几个有些跑题的结论。它们都是笔迹学这门伪科学的学者们在对书写进行仔细研究后，针对个性、疾病、精神变态甚至是职业适配性试图得出的结论。我们会听到有关书写工具的论述，既包括19世纪的钢笔，也包括美妙的比克水晶圆珠笔，还有某些种类的墨水。我想要传达的意义在于，书写对于我们所有人

来说意味着什么。时不时地，我会在亲朋好友面前摆上一台磁带录音机，让他们聊一聊书写这件事。有时，这能让我们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令人惊奇的深刻见解。事实上，写作本书也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意外的顿悟。我感觉，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的一些个人价值也得到了升华。

这本书最好能在它还尚存某些意义时被创作出来。最近几年中，书写有时已经不再是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必要媒介了——而它曾是人们彼此交流的途径，能让人们在把饱含墨水的笔尖按到纸头上时，将自己的点滴个性都融入笔下的词句之中。它开始成为了一种选项，而且通常还是缺乏吸引力、既耗时又费力的那一种。在书写彻底消失之前，我们也许可以看看它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而我们又在它的身上倾注了些什么。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用墨水在纸上做记号的行为可以追溯到自己能够模糊记事的时候。某一刻，有人会出现并告诉我们，如果你可以画出一个圆，然后再为它连上一条笔直的垂直线，就是字母“a”，和你在书里看到的一样。（但书中那些a头顶上都撑着一把小雨伞，不是吗？暂时不要去管它：我们就是这样亲自动笔把它们写出来的。）如果你能画出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圆，再

画一根高一点的垂线，就是字母“b”。你看到了吗？紧接着再画一个圆，和第一个字母的方向相同，不要让其与任何东西相连，那就成了一个“c”。好了。

说实话，对于别人最初教我用笔在纸上书写字母这门艺术，我觉得自己没有半点记忆。它就在那里，徘徊在有意识记忆的界限前，和书本上的字母不再断断续续、而是成了有意义的字词蜂拥而出的那一天一样。那一天肯定是存在的，而且一定非常重要，只不过我不记得它了。就我的记忆而言，我一直都是能读书、能写字的。成年后，在前往日本或阿拉伯语国家时，我发现自己在面对指示牌时成了文盲，童年最早期的深刻回忆丝毫没有唤起，简直是奇怪之极。

不过，尽管我对自己的书写启蒙没有半点记忆，却能清楚地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人们会教导我如何改进自己的笔迹，针对如何让我的字体形态变得更加完美提些建议。这其中也有渴望的因素。你会渴望写出“连笔字”——我们年轻时对草书的称呼。在学写印刷字体时，我会期待能将一个字母与另一个字母连接起来，把它当作自己已经十分老练的标志。不错，成人的笔迹总是难以辨认的，但这也许正是其意义所在。我把成年人的笔迹

中那些弯曲、急躁的匆忙笔触视为一种神秘的、靠不住的沟通方式，而我终有一天是能掌握它的。再也按捺不住，我拿起一支笔，在学校的练习簿里写了满满一整页的成年人连笔字。纸上没有一个字母是清晰可辨的，就更别提词语了；只有醒目地与下一笔相连的一连串倾斜笔画。这就是成年人的笔迹，我心想，要是它也能包含某种意义该有多好啊。

想要让自己的笔迹与别人的更加相似也是其中的元素之一。通常，这始于某一个字母或数字。入学第二年，我们的班主任在书写“7”的时候会像欧洲人那样在中间加上一条横杠。满世界的魔法与世故都紧紧依附在了这条横杠上；它其实可以戴上一顶贝雷帽，在数学的橱柜中抽着吉坦尼斯牌的香烟^①。后来，班里来了个“喜好”令人作呕的可疑家伙：在慢吞吞地叫出班里最花枝招展的学生名字时，他的脸色会亮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他肯定是被执法人员移出了教师队伍；尽管如此，有本事在我成年后的笔迹中偷偷溜进溜出的安色尔体“E”正是受到了当时

① 不然，他还可能是个外国间谍。在阿尔伯托·卡瓦尔坎蒂的电影《48小时》中，无知的英格兰村民刚开始怀疑偷偷混入他们中的一小分队士兵其实是德国纳粹时，就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会在打牌时的笔记中在“7”的中间画上一杠。

看似极其优雅的某种东西的刺激^①。

你的笔迹是由想要成为别人的那种渴望形成的——某个写得一手优美斜体字的朋友，让人觉得那笔画仅仅出现在明信片或是门上那张“顺道来看看——以后再来”的便条中似乎完全是种浪费。它也是由不想成为某人的渴望所形成的。你不想成为自己身后座位上的胖子德妮丝，因为她看书的时候会张开嘴，写出来的字和她的身材一样肥胖，每一个m都圆鼓鼓的，每一个p都绕着圈。她的暴行还包括在所有i的顶部都画上一个圈。还有更可怕的，那个小圈有时（通常在她签名的时候）还会变成一颗桃心^②。

我们记住的正是这些：通过写字来改造自身的一次次尝试，而非最先出现的是哪种字体。和我们自身一样，我们的笔迹似乎一直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用笔写字这种微不足道的行为而言，我们记得的还有与之相关的仪式和那些令人愉快的点滴。我右手某根手指的

① 这样的写法通常被称作“希腊字母字体E”——背后呈新月形状——但安色尔字体的来源更加准确。安色尔体指的是中世纪早期修道院使用的一种圆润花体字特征。

② 这个世界上说不定也有男人会在字母i上画一个心形的点，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人，或是宁愿在距离他们1英里的地方就跑掉。

关节上有一块已经存在了40年的老茧，那就是托笔的地方。出于某种原因，每当我想起它时，都习惯称它为“我的痛”——我发现，痛指的是某种与众不同且会令人不快的东西。我并不知道是谁教会了我这个可爱的词，却教错了其中的含义。在我能够分辨左右之前，它就已经存在多时了，因此我还会用它来提醒自己。

“右转。”听到有人这样说，我便会摸一摸那块橡皮垫一样又硬又小、还染着墨水的突起物，因为它所指示的那一边就是右边。在遣词造句时，为了鼓励自己思考，我可能还会用自己的大拇指安慰性地轻轻揉搓它。

与之同理，咬笔这种消遣也能让你想出恰如其分的措辞，且不同的笔都有自己独特的助益方式。透明笔杆的塑料圆珠笔——比克牌水晶圆珠笔——笔身上有个塞子，可以用牙拔开。你可以把塞子吐掉，或是比一比谁吐得更远。圆珠笔笔杆的形状还特别适合被做成亚马逊族女战士用的那种吹管，用来朝敌人发射潮湿的纸团^①。或者你会发现，塑料那一部分在你愁眉苦脸地轻咬后槽牙时很快就能被咬碎：先是将其嘬住，然后咬碎，留下满嘴碎

① 摘掉塞子和笔芯，然后用嘴含住笔尖那一头，把纸团塞进塞子那一端，不过这些你已经知道了。